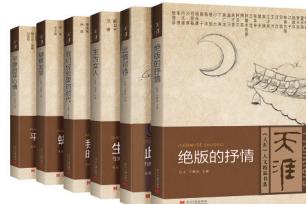


◀上接B02版

韩少功当天虽然未能到会，但关于他身上洋溢的湖湘精神，仍是后任者在兹念兹的。孔见回忆，海南师范大学怡园里的邻居们依然记得，连续6年时间，住在六楼顶楼的作家韩少功，每天都在同一时间抡起扫把，从六楼扫到一楼，慢慢地，就有人跟着他抡起扫把，跟着他扫楼梯了。原先脏兮兮的楼道因为这位湖南人的到来而变得干净清爽。韩少功就是这样，他不喜欢理论说教，却愿意用身体力行来影响周围的人。

现为《诗刊》副主编的李少君是蒋子丹之后的第二任《天涯》杂志主编。他专程从北京回琼参加《天涯》改版20岁盛会。10月28日，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，他说：“我个人最早进入《天涯》是从诗歌开始，最后又回到了诗歌，《天涯》的一些思想资源正在变成一些文学的或者是诗歌文化的资源，至今还在继续产生影响。无论是从我个人还是从更年轻的一代的作家、诗人来说，《天涯》都是需要隆重看待的一个资源。”2010年2月，海南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、诗人鹿玲，一度兼任《天涯》杂志主编，继续秉承《天涯》的办刊精神，为《天涯》的发展尽心尽力。



《天涯》杂志二十年精选本。

从边缘处重新出发

文见习记者 徐晗溪

2013年起任《天涯》主编的王雁翎是1996年参与《天涯》改版并在这个平台上成长起来的“当家人”。1992年9月，王雁翎调到海南省作家协会《天涯》杂志社。王雁翎回忆说：当时的《天涯》没什么事可干，我有一种年华虚度的恐慌。终于《天涯》要改版了！我不禁为之一振。改成什么样？1995年5月，我们在当时的海南省文联招待所一间小屋里开了个会，在座的有韩少功、蒋子丹、罗凌翮和我。我们人手一份打印好的《天涯》杂志编辑设想》，这是韩、蒋二人草拟的，刊物的整体格局已有了一个基本雏形。当为“天涯”确定英文名称时，韩少功抽着烟沉吟道：就用“Frontiers”如何？“边境”就是边缘；“尖端”意味着先锋。回顾20年，我参与并见证了《天涯》从改版到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全过程。《天涯》不是某个个人的事，而是所有天涯人薪火相传的一份沉甸甸的事业，我有责任保持发扬《天涯》的精神品质和操守。《天涯》20年，不仅仅只是一次回顾，更是一次重新出发。

□

《天涯》精神从未改变

《天涯》是有生命的。

2015年，《天涯》杂志迎来改版二十周年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：既是过去历史的结果，又是未来历史的开端，更是眼下这些《天涯》人承前启后的节点。当今的《天涯》人，正在肩负着这个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传承——进入《天涯》的历史，融入《天涯》的生命，与《天涯》精神同在。

作家、《天涯》改版后的第一任主编蒋子丹分享了20年前点点滴滴的往事，谈起《天涯》之于她的意义，“20年对一个杂志来说，时间已经不短，对我个人的生命而言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它是我曾经非常努力，而且将来也会作为一种财富来珍藏的岁月。”

1995年，新《天涯》诞生于经济大潮的时代背景之中，历经20年的世事变迁，《天涯》始终呼唤着国人的道义感与同情心，一直坚持以批判精神作为思想指向，以立心、立人、立国作为办刊宗旨。正是这些，造就了《天涯》的精神与使命。

20年，时间变了，《天涯》的精神始终未变。

《天涯》的人文关怀

1990年代，人民性鲜被提

“我们希望《天涯》能够成为一个良知的知识人抒发真性情的场所，坚决抵制话语腐败，让精神的薪火不至于熄灭，让我们的思想不至于被冻结。”2015年10月27—28日，以“边缘和前沿”为主题的《天涯》杂志改版二十周年座谈会在海南博鳌举行，海南省作协主席、《天涯》杂志社长孔见在会上提出了办刊理念，“这张小16开的纸上提出要突破纯文学的框架，要把《天涯》办成一种真正的杂志。”

《天涯》地处边缘，却一直以其敏锐的办刊理念，关注着中国社会现场和思想前沿，为那些真正有力度、有思考的文字，提供了一个碰撞与交流的平台。孙歌、何向阳、李庆西、单正平、陈应松、梁鸿、邵燕君、葛亮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、作家以及《天涯》杂志社长孔见、三任主编蒋子丹、李少君、王雁翎等同仁共四十多人出席了座谈会。

起，《天涯》已经用实践默默的将这种人民性，通过这种文字呈现出来。《天涯》不仅是知识分子的《天涯》，更是人民的《天涯》，《天涯》实现了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真正结合，它所思考的问题，早已超越了文学、文化与学术本身，更是一种良知，一种使命，一种责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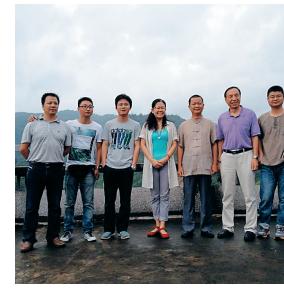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、诗人、文学评论家何向阳，“感叹一代知识分子做了他们这个时代应该做的事”，并指出，“这是对我最大的启示，如何做好一个知识分子，而不仅是一个文人。如何做一个基于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世界视野，同时具有中国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，而不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，只是在自己狭窄的自留地耕耘的知识分子。”

上海交大教授、社会学学者陈映芳谈到了她所关注的问题，“这些年的人文关怀、社会科学研究，实际上都归结到关注的是中国”，“所谓本土化，我们跟近代中国的学者，我们中国的古典学是有世界性的，近代的也是开眼看世界的”，“回到《天涯》，《天涯》杂志的特色是在边缘关注中国的问题、本土的问题、人民的问题”，“我希望《天涯》杂志始终能给我们一些希望。”

与会的多位学者、作家认为，《天涯》改版二十年来，对中国思想界、知识界、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，其参与讨论的话题，既是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学潮流变迁的记录，也是世纪之交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史的一份记录。

《天涯》以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实现着人与文的交换，新与旧的更生。二十周年纪念会就是这样一个更生的节点，正因此它才可能成为一个重新诞生意义上的历史时刻。

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作家葛亮讲起，“成为《天涯》的作者之前，我在内地已经



2014年《天涯》杂志同仁合影。

发表了一些作品，可能我身处香港这样一个特别身份，前期内地文坛对我的引荐是作为海外的青年作者”，后因为《天涯》的专题推荐，他才被内地文坛所发现和重视。“《天涯》所提供的人文观念，或者是视野，对于当下我们考察历史，特别是有关广场和民间的话语格局的重新定位，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启示，而这种启示在我看来，已经突破了对当下的考量，同时也折射到历史的范畴。”

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、文学批评家杨庆祥谈到，“《天涯》最重要的贡献，在当代思想构成里，有真的问题意识，而不是假的问题意识”，“《天涯》提供的是原创性的问题”，“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，讨论这个世界之前，讨论这个社会之前”，“我先讨论自己，你自己是怎样思考，怎样行动、怎样实践的，如果你在这方面一无所知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人格没有建立起来，你站在某个话筒前，或者是某个地方，对这个世界指指点点，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姿态。它必然是粗糙的，必然是没有原创性的，必然是没有痛感的。”

《天涯》始终呼唤着国人的道义感与同情心，一直坚持以批判精神作为思想指向，承担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设的使命，无欲谋求畅销，拒绝与低俗为伍，赋予这本杂志深切的人文关怀，使之成为社会的良知，或是良知未泯的证明，它始终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存在着。

从边缘处重新出发

《天涯》杂志1996年在作家韩少功、蒋子丹的主持下改版，以其独特的办刊模式、强烈的现实关怀、深度的人文情怀而成为了中国文学期刊的重镇。座谈会上，与会的学者、作家，也对《天涯》今后的办刊，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。

《天涯》现任主编王雁翎说，“未来的道路上，在新的社会现实环境下，我们‘天涯人’在秉持《天涯》的道义感、人民性与创造力的基础上，仍将杜绝‘话语腐败’，为有识之士保留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，并尽

可能活跃思想，拓展思路，把触角深入到历史长河、时代人心、民间生活的细微处，鼓励‘非虚构’文本的写作，力图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份真实生动的档案。”

改版二十年来，《天涯》致力于推动中国话语方式的改变，“作家立场”栏目，将关切中国现实的思想、有温度的文字推送到读者面前；“民间语文”栏目，则用心打捞独属于民间的一些档案资料，用真实的记录提醒读者重新记忆社会和历史。《天涯》的改版，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。这些年来，《天涯》从装帧设计到编辑的稿件，均获得不少奖项；以《天涯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，已数以百计。

1996年，《天涯》改版被《新民晚报》评为1996年国内文坛十事之一；1997年，被《书城》杂志评为全国十二种精品杂志之一；2005年7月，中国期刊协会出版《中国期刊年鉴》，将《天涯》杂志列入全国八大名刊之列，同时，也是其中唯一文学类期刊；2008年4月，海南省二十周年将《天涯》确定为海南省的“亮丽品牌”，是文学出版界唯一的入选者；2014年8月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，《天涯》杂志收获颇丰，原发表于《天涯》杂志2012年第6期张楚的小说《良宵》、2013年第1期叶舟的小说《我的帐篷里有平安》获得了本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；2015年10月，《天涯》联合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天涯人文精品书系，共六本，荟萃了二十年《天涯》作品精华……

几代学人的精气神都融入了这本杂志，激励着我们思考：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与西方技术文明的冲击，身处天涯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才能切实回复到中华文明至深之根基上，改写中华文明百年沧桑的历史命运。

海南地处边缘，却有着独特的人文气质，阳光与海风净化着文明的烟尘，少了些技术僭越的骄狂，也少了些历史怀古的忧伤，或许更有机会从边缘走来，发出另外一种声音。

我们感谢海南这片土地孕育了《天涯》，一个边缘与前沿的存在。□